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彊
國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
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

是年十一月
始改元咸通

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

於桐栢觀前

桐栢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
縣為天台縣桐栢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

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

剡縣

帥讀曰率

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

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

見賢通翻

鄭祗

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

孱鉏山翻

祗

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

子將小將也望

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

羅日本諸蕃接界將即亮翻下同

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

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

三溪在今

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礪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

三溪

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

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幾居依翻

於是山海

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

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

帥所類翻晔于故翻又乎曠翻

勇

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

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

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治直之翻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

皇帝于貞陵

此諡正葬貞陵陵中冊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陞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

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

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屯郭

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

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復扶又翻

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

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宣潤將士請土軍為

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

職級

職者軍職級者勲級

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越州會稽

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此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

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

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

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官

為西班

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

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

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

聞音問

可任也諸相皆以為

然

相息亮翻

遂以式為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

太子賓客間慢局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

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

惜費則不然為于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

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

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

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

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

南等諸道兵授之裴甫分兵掠衛婺州婺州押牙房郢

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
悉但翻將即亮翻下同

衢州十將方景深

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

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

帥出財募勇士

帥請曰率

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

備

治直之翻
斷丁管翻

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

吳分章安之西
界置始平縣晉

改為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
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己巳甫

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

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
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

癸

酉入餘姚殺丞尉

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字白曰餘姚舊縣

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

殺其令而據之

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鄞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鄞縣置奉化

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

分兵圍象

山所過俘其少壯

少詩照翻

餘老弱者蹂踐殺之

蹂忍久翻踐慈演翻

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

下遐緣翻

裘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

聞王式來心有憚樂音洛

劉睦歎曰有如此之衆而

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

王式蓋檢校御

史中丞

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

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

壘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

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

間古覓翻

過大江掠揚州

貨財以自實

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旺朵頤

還修石

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

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

矣

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

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

無憂也

觀劉晔策畫豈可
以小盜待之乎

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晔以甫

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

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

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說式萬翻
易以政翻

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

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

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

將即
亮翻

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

西陵裴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

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

而汝也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祇德置酒

偽于翻

日式

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

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

樂音洛下同

丙申餞祇德于遠郊

復樂飲而歸

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

王式豈能送鄭祇德至此耶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

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

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

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式曰汝降

是也當立効以自異

立効謂立功也

使帥其徒為前鋒

帥讀曰率

與

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

之

先悉薦翻謀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

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

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

中密謀屏語

屏必郢翻

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

將吏尤橫猾者

索山客翻橫戶孟翻

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

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

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

軍少騎卒

少詩
沿翻

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

比毗
至翻

其人

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

吐凡

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
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

無善
狀也

困餒甚

餒與
餒同

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

謹與
喧同

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

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龍陂漢潁
川郟縣之

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

於是騎兵足

矣或請為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寡

訶翻正翻
又火迴翻

式笑而不

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

少詩沿翻

衆怪之

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

見賢通翻

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

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

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

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

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

又以義成

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

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

名姓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

之曰毋爭險易

易以政翻

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

民脅從者募降之

降戶江翻

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

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

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

甲辰拔新昌寨

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

破賊將毛

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

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

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

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

相息亮翻

願聽敏

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

之六世孫也

珪事太宗以直聞譜博古翻

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

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

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

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

從之

先惡薦翻

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

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

斷音短下同

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

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

趨七喻翻

攻賊巢穴昭義將跌

跌幾將四百人

跌奚結翻跌徒結翻幾渠龜翻

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

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

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

賊入

甬溪洞

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楸溪產鐵

戊辰官軍屯於

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

寨破之

帥所類翻

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裘

甫曰晁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

在賊中皆衣綠

衣於既翻

晔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

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

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

海口以拒之

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

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

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澁

澁市制翻水際曰澁

思益等遇賊將

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

虞度也

皆棄船走山谷

走音秦

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

可入剡

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

恨無兵

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裴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

陳館下

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

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

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嘐村

上嘐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今謂之上寮山嘐力留翻

賊將王臯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

為兵興以來賦歛無度

上時掌翻歛力膽翻

所在羣盜半是逃戶

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

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

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

繒慈陵翻

以緩追者跌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

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

復扶又翻下同

諸軍失甫

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

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

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

東南兩路軍會於剡

趣讀曰促

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

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

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

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

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

少詩
沼翻

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

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表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

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

離力智綱
斷音短

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

甫送京師

考異曰平刻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
其所謂女軍者亦棄城摘礮以中人三日凡

八十三戰賊雖屛官軍亦疲表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
來白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
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
劉晔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
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
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

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睢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裹甫獻闕下王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於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睢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頭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睢輩命三斬之睢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暮歲未可平也王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則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裘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

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
因遂斷其後擒之耳

剌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

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

明今

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
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

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大蘭既破劉從簡
走入台州界方為

其黨
所殺

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

久更行陳

長知兩翻更工
衡翻行戶剛翻

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

也式曰此易知耳

易以政翻

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

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

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

趣讀曰促

兵

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

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操七高翻

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

也

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

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

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裴甫事用平剋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二十卷辨訂唐事者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封憲宗子怗為信王

怗彌
遣翻

八月裴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

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

先悉
薦翻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

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

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力謂

盡力應辦也

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

薨

灌上弟也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

徒中書令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

有聲迹功效

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勲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

竄逐以

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

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德裕貶見二百四十

八卷宣宗大中元年

考異曰裴旦李太尉南行錄載

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

子瞻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輒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

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

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孤相

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

具為其子滴言之滴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

暮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瀉曰向見衛公猜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燕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瑩域睦懿宗初繞徙柳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鵠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羣作解之思則上此表在咸通元

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
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
位綯在方鎮屬鄴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鄴
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喚入
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
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
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
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
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
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
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
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
宗時此說殊為
淺陋今不取

已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

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播州屬黔

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鄴越境收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鄴

音戶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

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也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据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

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顯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二

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

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

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

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

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

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如字良久曰聖

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
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
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
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
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
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闥時以兩中尉兩樞密
為四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悰
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

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

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詞旨抑揚客有

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

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
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
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
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諸人不能企其
萬一也而亦以胎清流福王綰薨綰順
宗子夏六月癸丑

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鄲自武州牧
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
鄲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

趾道讀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

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鄆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

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改振州為崖州考異

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

存誠李鄆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卿

到鎮日於李鄆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

鎮蠻首領唆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家誘溪洞

夷獠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鄆至鎮蠻陷

安南鄆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衆朝

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鄆以失備貶儋州補國

史蠻陷安南李鄆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

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為鄉導

之罪也郭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強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郭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郭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郭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郭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郭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刻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為李郭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

先志
薦翻

經略使段文楚請

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

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
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
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

蠻州

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
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

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蠻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
後改蠻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

二

十餘日蠻去乃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

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

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段秀實死於
朱泚之難

杜棕上言南詔

向化七十年

貞元間南詔復向化

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

率服謂相

率而服從也

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

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

事始見工

卷大中十三年

待其更名謝恩

更工衡翻

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

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

州攻叩崕關穆遂不行

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

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雋城池攻叩崕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雋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宣可彌縫悰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為土

耳蠻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

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

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

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惲薨南詔復寇安南經略

使王寬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

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遠人懷惠纔未周歲而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

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為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

帥內寇故命襲
往代焉今從之
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

萬人

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為二十四萬不既多乎
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授

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

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朝獎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微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既謂襲為本使為之入蠻則

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緝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

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容戍軍更工衡翻

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

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圯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為新傳文楚數更條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

左庶子蔡

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

相息亮翻

奏遣制置嶺南

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

稱尺證翻

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

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又翻

夏四月己亥朔

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

嚴也三七

二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

內寺尼受戒

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教也

兩街僧尼皆入

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

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又數幸諸寺

施與無度

數所角翻施式跋翻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

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

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

謂孔子也

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

難取滅後之殊勝

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

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

對四輔力求人瘼

瘼音莫病也

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

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

繆靡幼翻勝音升去

筵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

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

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
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
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
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
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
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徵吉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虛
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
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

不可無備

同相更翻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

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

京之言終不之省

時相苟求省餽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

秋

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

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初王

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

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

之下每月一更

更工衛翻

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

不如意一夫大呼

呼火故翻

其衆皆和之

和戶故翻

節度使輒自

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

或為之執板唱歌

為于偽翻

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

復加勞來

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

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

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

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

武寧節度使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

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

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

帥讀曰率

驕兵聞之甚懼八月

式至大彭館

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日彭祖姓錢名鏗

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

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

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

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

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衛隊三百人遠接式袂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名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

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
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
子半臂曳屐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
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
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

消自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三年及張建封以

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

見二百三十三
卷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

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

為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

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
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

治通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人守

徐州餘皆分隸充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又翻一切勿

問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

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

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

奔藤州

藤州

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

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

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

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

以其割桂管巡屬
隸西道節度也

京無所自容

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

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

皇子侑為魏王佖為涼王佖為蜀王

佖他鼎翻
佖其吉翻

十一

月立順宗子緝為斬王憲宗子憤為榮王 南詔帥羣

蠻五萬寇安南

帥讀曰率
南蠻帥衆五萬

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
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
於蘇歷江岸屯聚禪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

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

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湖

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

義征子弟因其應募

從軍名之

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

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

道乃敕蔡襲屯海門

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今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

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

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

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翼王緝薨

緝順宗子音齒善翻

是

歲喟末始入貢喟末者吐蕃之奴號也

喟烏沒翻

吐蕃每發

兵其富室多以奴從

從才用翻

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

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

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

宕徒浪翻

吐蕃微弱者

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

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

七趣

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為之申理

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一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閤通依以為外主矣

幕僚樊綽携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

南界樊綽携印度處即此江

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

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

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

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

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

蠻不為備惟德等

縱兵殺蠻二千餘人

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偕羅伏州扶耶

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南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

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鬪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携印度江其荆南江西鄴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十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偕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偕耳彼雖蠻夷宜肯名思偕也張彭錦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偕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直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

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僧無碍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韓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

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

子城

城內小城也

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

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

之

獠魯皓翻降戶江翻

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

道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

蛻輸芮翻

今西涼築

城應接未決於與奪

西涼即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

南蠻侵軼

軼徒結翻突也

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

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

未晚

言待遠人又安之後
然後娛遊尚未為晚

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

十六陵

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
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

考異

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之
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置天雄軍於秦州

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
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

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天
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

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

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晏實宰之子宰父
智興子之見二百

四十七卷
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

七千克復涼州

將即亮
翻下同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

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

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

人自隨

就義武軍中選
之也校戶教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

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

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

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

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

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

新謚發以為作主求古無其文執不可知禮者疑之由是知名

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

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价音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乙亥廢客管

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

戊

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

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

監門將軍宗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

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

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

於行交州

考異曰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

按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為

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

嶺南斷句江西湖南

此四字衍

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入

零渠灘水

鄺道元曰湘灘同源分為二水南則灘水北則湘川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

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灘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自零陵西南謂之零渠新書曰桂州有灘

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清澁渠遂廢淺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灘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灘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成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瀝江牂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瀝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碯中壘石作鐮甬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湘江與俱南渠統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澤音零灘音高

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

石上言

碯薄官翻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

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

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夔王滋堯

滋上弟也

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

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相百

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

按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監察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

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

申叔一言而復封之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

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

見一百九

十三卷頁

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

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點

憂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
厯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

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湍為左拾遺乙亥左拾遺

劉蛻上言湍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

相息亮翻

起居郎張雲言湍父絢用李涿為安南

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三年

致

南蠻至今為梗由湍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

上言湍父絢執政之時

復扶又翻

人號白衣宰相湍亦上表

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官寮及率府之

兵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

隸焉

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

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
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蟪為昭義節度使

蟪部田翻

取歸

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絢為其子瀉訟

寬

為于偽翻

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

華戶化翻

敕曰雖嘉

蹇諤之忠難逃疎易之責

易以跋翻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

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以貪
穢而失守則此捷虛

張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

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
於雋州界以容管經

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侯翻當丁浪翻時交州
寄治海門設使張茵進取

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已

已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度使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

使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
翻又音歲長直亮

翻

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舍譽瑞星也上大喜

唐司

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為祥

請宣示中外編諸

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

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

近六萬寇邕州

帥讀曰率近其新翻

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

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

熾昌志翻獠音老給徒亥翻

敵至不設備

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天平軍鄆兵也

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

怖普布翻

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

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
夜分道所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
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

將即亮翻校戶
教翻總馳偽翻

散燒蠻

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
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
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以兵部侍
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

蕭復相
德宗

加康

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

承訓子弟親昵

昵 實翻

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

罷節

比毗至翻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

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

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

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

也去勿鄆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

殺獲甚衆保塞城使

杜守連不從南詔率衆詣黎州降

帥譜曰率降戶江翻

嶺南東

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

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考

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

新書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

管州隸邕管

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

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

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

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郿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致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侯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世

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

謂左右神策兩軍也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

人成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復扶又翻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

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

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為路巖以高位疾債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皞

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

宣宗大
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

唐時諸道歲進
閏兒號曰私白

閩中為多故

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
先塋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

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

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瓌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瓌元

裕之子也

瓌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

楊收建議以蠻

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

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

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

刺史喻士珍貪獐

獐古外翻

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

州

復扶又翻

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降戶

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

從孫也

譔離免翻嚴震鎮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

六月高瓌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

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

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笔

呂翻趣讀曰促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

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分交

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即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

衆近五萬方獲田

近其新翻劉昫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

麓令駢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

海南自至德後疏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

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質富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獲

以食軍

獲戶郭翻刈稻也食祥吏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

氏崩

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

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

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
論恐熱寓居鄠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

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鄆州懷

光引兵擊破之

宋白曰鄆州南至鄠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鄆州城使張季

顯押領拓拔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鄆州城使張季顯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鎗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

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

屠其城

謂去年陷雋州也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

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

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

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

南詔自尋夢
湊以來自稱

驃信夷語君也因僭
號自謂應天順人

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

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摔而毆之

摔昨沒
翻毆烏

口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

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見賢遍翻
勞力到翻

成德節度

使王紹懿在鎮十年

大中十一年
紹懿襲鎮

為政寬簡軍民便之

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

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

長知兩翻

我復以軍政歸

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

功也言竟而薨

史言王紹懿垂沒精神不亂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

度使薛弘宗拒却之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

為蘄王傅

以毆擊南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

陵之側主祔別廟

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

側室也祔別廟禮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

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

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

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些尼質翻

又音趙諾眉為扶邪都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監陳敕

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衙翻高駢得以益其

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

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

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補國史謂

考異曰

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
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
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
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 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

興之從子也

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
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

是月駢大破南詔

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

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

收為宣徽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

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

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鄆州生擒

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

數所具翻

傳首京師其部衆東

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

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

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

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

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

袞入告交趾之捷

先悉薦翻

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

遊船遊奕之船

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

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

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

閭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

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

遂克之殺段酋遷及上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日嚮

蠻居安南界內者為上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

都蠻統販首遷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

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
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販
首遷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

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李滋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首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

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

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

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

更修舊好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

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

以高駢為節度使

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為靜海軍節鎮

自李涿侵擾羣蠻

事見上卷宣宗
大中十二年

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葉安

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

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

日

是年丙戌
亥明年也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

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

近其
新翻

每月宴設

不減十餘

宴設謂宮中置宴也
宋朝內臣謂之排當

水陸皆備

言穀膳備
水陸之品

聽

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滄南宮

北苑

南宮即興慶宮禁
苑在皇城之北

昭應咸陽

昭應有華清宮
咸陽有望賢樓

所欲

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

帝羊益翻小幕

曰諸王立馬以備陪從

從才用翻下同

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

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二月歸

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

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

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

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

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

曰勿節蠻六曰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

白蠻近其新翻鋒卑龍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

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

將即亮翻

討六姓蠻焚其

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

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

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

也

處呂翻

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

尉紆勿翻

東宮有十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

諸王有府率

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

見賢通翻

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

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斬王緝薨

緝順宗子

懷州民訴旱

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

揭其列翻

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

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皆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

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

華嶽廟在華州

華陰縣華戶化翻

施衣物

施式鼓翻

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

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

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復扶又翻八月庚寅貶收端

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

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九月上疾瘳冬十二月信

王恂薨

恂字宗子音彌充翻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

事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一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
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

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雋音髓中渠容翻

朝廷以為

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

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為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

初南詔

陷安南

見上卷四年

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

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

也

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從才用翻下從孫同

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

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

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

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
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
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

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戲言於彥曾以軍

帑空虛

帑它朗翻

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

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

佶其吉翻

軍校趙可立姚周張

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

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

校戶教翻使疏吏翻

秋七月佶

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

將即亮翻

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

唐制

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

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

劫桂

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
旋又如字劉匹妙翻

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

高品張敬思赦其辜

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

部送歸

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

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

潯徐林翻考異曰補國

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

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

押諸蠻安撫等使

既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

龐勛等至

湖南

湖南觀察治潭州

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

誘音酉

山

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

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

銀刀見上卷三

年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

徐州必殖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

幟昌志翻

過浙西

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

勞力到翻芻以

飼馬米以給軍

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執必為亂雖

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

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塞悉則翻

以勁兵

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

之衆合為患必大縞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

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

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

泗州晉宋宿豫

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

楚州周大象三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

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

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

刺史杜悰饗之於毬場

悰他刀翻

優人致辭

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

徐

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惱素為之備徐

卒不敢為亂而止惱悰之弟也

杜悰歷事穆文武宣屢入相位咸通初又為相

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

先

薦

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

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

自此而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麗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

勛與

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

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

下戶嫁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即呂

刑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

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

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

侍中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

五十萬賞錢可

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

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

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

士誠知詿誤

註古賣翻

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

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

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

復扶又翻遞中謂入郵筒

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

甲

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莞符離北地尤多此草故名蓋

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

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

為一將

將並即亮翻

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

里闔城恐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

比毗至翻悍侯
肝翻又下罕翻

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

今寃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

復扶又
翻下同

若縱

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

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

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

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

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

帥讀

曰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

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

首而輒敢害之

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

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

卒二害也所過剽掠

剽匹妙翻

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

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

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

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薛

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

為一營

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別營事並見上

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

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

去

呂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

百彥曾乃命都虞侯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

罪以令士衆

數所具翻

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汚染將士

汚烏故翻染如

艷翻又如險翻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

書曰火炎

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

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

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丘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

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

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

使時張敬思尚在勛等軍中

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

山北數里

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

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

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

詞翻

正翻又火迴翻

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

負薪者執而榜之

榜音彭

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列於山下

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

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

恐賊潛

伏山谷及間道來襲

間古蒐翻

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

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

上濉水在虹縣靈壁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

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

走免

璐音路

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勦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

賊悉聚城中

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

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

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

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

先悉薦翻

決汴水以斷北路

斷音

短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

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

射而亦翻

延及

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

近三百人

近其斬翻

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

賊夜使婦人持更

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頗之推曰一更二更三

更四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畫則指午自寅至午

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

更工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

湖為盜

宿州居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沿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蘓遭

翻

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

此謂汴州東境也

縱

使西歸

謂西歸長安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

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檣舟隄下而陳於隄外

陳讀曰陣下同

伏千人於舟中

檣魚豈翻

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

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

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

渚古凡翻

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

監陳敕使皆歿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

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

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

七趣

踰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

塞悉則翻

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

曾奔兗州

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

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

而歿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

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

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

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

民助

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

推吐雷翻城陷

舊紀九月

考異曰

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迴攻圓泗州

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八日彥曾並誅逆卒

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闕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

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

剗其腹而寸剗之

盡滅其族勛坐聽事

徐州觀察廳事也聽讀曰廳

盛陳兵

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

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

趣讀

曰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

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

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

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

重為子偽翻

稱臣

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

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

頃

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

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

皆其所自致

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

見上卷三年

或死或流寬

橫無數

橫戶
孟翻

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

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

勝音升四
州謂徐宿

濠

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

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

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侯趙可立為

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

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

至不過旬月願効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

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闕溢郭郭

閏停年翻郭芳無糊

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

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

勛詐為崔彥曾請剪滅

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

課

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

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

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

劉行及引兵至渦口

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渦音戈

道路附從者增

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

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

異曰考

舊記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

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

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

人迎勞

勞力到翻

誘之入城悉誅之

誘音酉

明日圓至即引兵

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勛以

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

克

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始詳言其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

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

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

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

求節鉞表復扶又翻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

二百二十二卷肅宗寶應二年讜多曩翻寓居廣陵喜任俠喜許記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年五十不仕

與杜悰有舊聞麗勛作亂詣泗州勸悰挈家避之悰曰

安平享其祿位危難弃其城池

難乃旦翻

吾不為也且人各

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

城耳謹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

壬辰復如泗州

復扶又翻

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

塞悉

則見謹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謹不

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謹急棹小舟得入惛即署團練

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惛設守備帥衆

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麗勛募人為兵

人利於剽掠爭赴之

帥讀曰率
剽匹妙翻

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

皆斷鉏首而銳之

據陸德明春秋左氏傳釋文斷音丁
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璽姑

鉏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圍
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是也

執以應募鄰道聞勛

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

不利

少詩治翻
數所角翻

賊遂破魚臺近十縣

近其
斬翻

宋州東有磨

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

萬口皆渴或說勛曰

說式芮
翻下同

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

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

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

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令天下州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

初禮部侍郎李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畢仲荀幕府清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

衢婺等州行香有

旨依注又見前 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

凡方鎮大饗將士必朝服

帥將佐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

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

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

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

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

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

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

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鰲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大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大

發諸道兵以隸三帥

帥所類翻

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

邪赤心

沙陀薩葛安慶分爲三部

及吐谷渾達靺契苾酋長各帥其

衆以自隨

靺當葛翻帥讀曰率

詔許之麗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

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

使郭厚本

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郝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

將淮南兵千五

百人救泗州至洪澤

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

畏賊彊不敢進辛

讜請往求救杜悞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

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

門城中幾不能禦

說式芮翻比必利翻幾居依翻

讜請復往求救惛曰

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

之惛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

利害

為于偽翻下皆為同

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執

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劔瞋目謂公弁曰

瞋昌

真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

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

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

并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

為于

偽翻

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

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

帥讀曰率

望賊方攻

城有軍吏言曰賊執已似入城還去則便

憚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而

去則於事為便也

讜逐之攬得其髻

攬撮持也

舉劒擊之士卒共救

之曰予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眾

陳讀

陣曰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眾不能

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

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惴於城上布

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

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

審權

鎮海軍治潤州

遣都頭瞿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

瞿直格翻已

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

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

救泗州

先悉薦翻

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

都梁城在泗州

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為都梁因以名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

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

厚本送徐州

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舉軍皆

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令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勛節賊仍誠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撤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麗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

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
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關之
狀行約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陶既
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為淮南節度使辛謙傳曰湘率
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
彭門紀亂曰勛以四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
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眾
乃夜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
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眾急攻官軍遂弃城出戰十一
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
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
路又曰賊既破戴可師令狐綯恩乃遣使誘諭約為奏
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
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
領兵方欲入泗州又破賊奔突行約古山尋被圍合城
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

而被蒼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四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
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表公升領馬步三千人被圍
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東甲出軍被襲
逐殺盡却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
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
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
據淮口
泗水入
漕驛路絕
謂

南漕驛入上
都之路絕

康承訓軍於新興

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鎮

賊將姚

周屯柳子

九域志宿州臨渙縣有柳子鎮今在宿州北
九十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

十五里至柳子鎮張舜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
縣南九域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

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

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

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

沐陽漢廩丘縣後魏改曰沐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

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

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

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為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

安為巢縣屬廬

州沐食聿翻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

南至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

百五十里

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

所處

處昌呂翻

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

彭門紀亂

光蔡山中草賊數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

舊紀十一月吳迴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

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
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
判官張泳以泳浚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贄攻濠州陷之
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
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
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
門紀亂陷滁和
置執李湘下 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

已亥辛謹言於杜悞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
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

帥讀曰率

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
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

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

揚州南至潤州五十餘里

時泗

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

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

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弃淮南之守

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

少詩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

為于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

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

疾徑猶言捷徑也由正路直徑而行取

其便疾

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

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

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考異曰續實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

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
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於都梁山下賊已就降
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
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并監使
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彊敵矣舊紀
十一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奔淮南之守十年
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迴
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
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降
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

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
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軍
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迴進軍
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
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
言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戊卒與勛合勢
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
實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亦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
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
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
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
糧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
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服何暇救泗
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南面招
討使要之必在辛讜適
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

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

令狐綯畏其侵軼

軼徒結翻

遣使詣勛說論

說式芮翻

許為奏請

節鉞

為于偽翻

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

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

自壽州汴淮即入潁汴路

賊

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

復絕

復扶又翻下同

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

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為之者

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

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

兵已及數萬人

見賢通翻

資糧匱竭乃歛富室及商旅財什

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

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

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劔

數所角翻

朝廷

命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

充海號泰

寧軍

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注

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為

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

充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

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犄角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
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
敗又言辛讜救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叙以前之事
實錄二月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
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
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兗海等
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犄角
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
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
月而無聞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
余據考異及明年馬舉解泗州圍事則通鑑正文曹翔
為徐州北面招討使之下當有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
充南面招討使十字
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
四字傳寫逸之也
按何全皞為
魏博本號天雄軍未嘗徙他鎮疑史銜前字或
遣其將
曰是時秦州號天雄軍罷魏博軍號故加前字

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

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

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雖

誤今取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

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

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五十里蕭縣亦以古蕭國為名

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

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

屬之欲翻

徐兵分成四境

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

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
悍而兵多謀貳于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
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

軍且譽其勇

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
將並即亮翻譽音余

使為前鋒新軍既

與魏博戰

新軍謂龐勛
新附之軍

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

遣使給之曰

紹徒
亥翻

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

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

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

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

同昌隋郡名唐

為疊州常芬縣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

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窓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

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

稱是

稱尺證翻

徐賊寇海州

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

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

殊

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斷音短下鎖斷斧斷同

仍伏兵要害以

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

殪壹計翻

其攻壽

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

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

辛

譙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

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譙曰我請為

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譙乃募選軍中敢死

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

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

夾攻者兩岸賊兵也艘蘓遭翻著直

及鎖譙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

地

帥譙曰率呼火故翻

杜悞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

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

船拒之帆止不進惱令譙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

陳而過

陳讀曰陣

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

存誠屢欲自殺

憚敵而不敢進故為之一前一却

僅得至此今又不進

譙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

所以作衆氣而使進易以鼓翻

帥衆揚旗

鼓譟而前

帥讀曰率下同

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

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
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

盛器用飾以屏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

音壞

怪已而收竟以賄敗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

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

陳讀曰陣

十鎮之兵伏其驍勇

十鎮謂義

成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橫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也

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

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

賊伏兵圍之赤

心帥五百騎奮楫衝圍拔出承訓賊執披靡

楫步爪翻披普彼翻

因合擊敗之

敗補邁翻

承訓數與賊戰

數所角翻

賊軍屢敗王弘

立自矜淮口之捷

謂破戴可師也

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

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

蹂人九翻

寨中諸軍爭

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

勝音

升自鹿塘至襄城

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

伏尸五十

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

山谷不復還營

復扶又翻

委弃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

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恚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

說勛曰

為于偽翻下為敵同說式芮翻

弘立再勝未賞

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

一

敗而誅之弃功錄過為敵報讐諸將咸慙矣不若赦之責其後効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

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侃為威王

侃皇

也子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

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

謂渡渙水也

官軍急擊之周退走

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

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

芳城新書作芳亭

死者

相枕

枕職任翻

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

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

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

將即亮翻

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

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

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

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

帥所類翻

今觀察

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
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
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

李湘手足

斷丁管翻

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

望國恩

大言以播告曰揚言望國恩謂望旌節也

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

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

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

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

比毘必翻索山客翻

敢匿一男子者族其

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

更工衡翻
幟昌志翻

給以精兵許

佖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

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

先悉薦翻
復扶又翻賊

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

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

斗山
在今

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
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

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

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

帥讀曰率
塞悉則翻

又縱火

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

不利賊縛木於戰艦

艦戶翻

旁出四五尺為戰棚

棚浦翻

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必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

之揭其謁翻火牛縛草為之墊以燒敵今

戰艦既然

謂然

也火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謹棟

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却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

十七日謹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却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

上有二月十日授謹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謹出般糧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

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

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

太保分司

以綯在淮南喪師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

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

其近

斬

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

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

保兗州

曹翔泰寧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

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

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

聞音問

賊大驚不測衆寡敵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

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

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

泗州自去年九月末受圍

守城者

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

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

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

謂破魏博之兵也

西

軍震恐

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

乘此聲勢彼破走必

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勦乘勝進軍勦意遂決丁

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

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

遲直利翻待也

淮南敗卒在賊

中者

李湘表公弁之兵也

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

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

伏敗走龐勦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

此必利翻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

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

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藉，慈夜翻。僵，居良翻。

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短衣也。收散卒纔

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寶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

日不可用。今從彭門記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

西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鑑音逸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

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

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
在州東一百八十里

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

帥讀

曰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莒

陝失冉翻
莒如招翻

莒以器

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莒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

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莒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

之溺奴弔翻飲
之於鴟翻

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

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

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
曰徐公商判離以瞻為從

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
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啗閹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

辭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
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
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
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飢日加且環歲矣相
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
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
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
明日內榜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
宗人過之薦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
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間見錄又云玄翼為鳳翔
監軍瞻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謹為節度使殊不禮焉
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
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謹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
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
士若非罪謫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
鄭從謹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驪州後故知玉泉

子所記皆虛今不取瞻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

招義鍾離定遠

招義漢睢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為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為招義鍾離漢

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

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挑徒賊

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

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

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

北津以相應

北津淮水之北岸也凡臨水濟渡之處謂之津

舉遣別將度淮擊

之斬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

四千人戍魯橋

滄州卒橫海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

卒擅還翔曰

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

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

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

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

復扶又翻

秋七月康承訓

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

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

帥讀曰率

賊抄掠者過之

抄楚交翻

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

裕者為之帥

帥所類翻

凡叛勦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

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

環音官

賊莫敢近

近其斬翻

康承訓遣

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漸縣士豪李袞殺賊守

將舉城降於承訓

斬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

沛縣守將李

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于曹翔

玫莫枉翻

直自彭

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勦遣其將

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

還從

宣 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

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懣莫困翻心煩也飯扶晚

翻

初龐勛怒梁不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

稔代之治州事

治直之翻

以其黨張儒張寶等將城中兵數

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于城外環水自固

重直龍翻環音宦

康承訓圍之張寶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

在城下

國兵謂官軍也

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

毫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寶等

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
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勦方憂懼欲走得
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

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

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

羅城也

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

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
退保宋州龐勦乘勝自帥徐州勦卒併攻泗州留其都
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救柳子為承訓
所敗魚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勦亦未嘗親攻泗州舊
紀實錄
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

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

心嘗當作常

時將所部兵守

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

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

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

木行色青木主生使立青旌以示不殺

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

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

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

呼火故翻僕射謂承訓也

此輩何得尚存

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

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

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

勞力到翻下賞勞同

即宣敕拜御史中丞

賜遺甚厚

遺唯季翻

玄稔復進言

復扶又翻

今舉城歸國四遠未

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

趣七喻翻下同

賊黨不疑

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

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

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

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

其兵復得萬人

又復扶翻

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

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

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

為于

偽翻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

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

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

帥讀曰率

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

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

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

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

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

考異曰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

邪赤表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心紀亂謬也

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

冲守其北城

處昌呂翻

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

九域志宋

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

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

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

蘄秦漢古縣宋置燕郡齊為北譙郡時為縣屬

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

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

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

近其餘皆斬翻

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

尸得之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於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

二月即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閭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日承訓知勛掠

皂宋即追之至蕪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賊宿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

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預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

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

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

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

以守之

重直龍翻

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

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

杜慆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

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

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為防禦今陞為節鎮

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

其後李國昌父子卒以雲

州起兵蓋尋遣之還鎮也薛史曰赤心賜姓名系鄭王房見賢通翻

賞賚甚厚以辛讜為

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

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

雍自盡

以其開門延賊也

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

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

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

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

遺唯季翻

左右用

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

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

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

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

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

釋董成見上卷七年

定邊節度使

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州大將恨師

望分裂巡屬

謂分四川巡屬邛崃等州別立定邊軍也事見上九年六月

陰遣人致

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

破之

董春烏部西州附寨蠻也

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

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

射

射而亦翻

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

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

開生撩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

朝又廢羅目為鎮屬毗眉縣又今嘉州犍為縣有沐川鎮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

人拒之舉軍覆沒帥讀曰率十二月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

為敗卒至江岸呼船蠻衣於既翻此已濟衆乃覺之遂

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為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

名犍為因山為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犍居言翻後數日蠻軍大集

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徽立青州取青衣以

為名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取峨眉山以為名後周復曰

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為名隋又改曰眉州唐

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漢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忞忞莫中翻與定邊

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

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

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

棧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鎮陳

讀曰陣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

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

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

復扶又翻

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于是夜入蠻軍弓

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

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

導江本劉蜀所置都安縣後周改為汶山唐改

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

邛州軍資儲恃皆散於亂兵之手

侍戈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

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圓錄曰十年十月南蠻

衆擊董春烏部落傾其巢窟春烏以其衆保北柵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黎關寇黎雅張彭錦

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
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峽
直雅邛按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獨以為十
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八寇以兵綴清溪關密引
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聞
嘉州按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
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闡每人止將米炒一斗隨
身乃詔萬驍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以解衝突按
驍時為鄭州節度使不
在安南恐實錄誤也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
援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